

“我一个教书的，
被看成画画的，也是尴尬”

天色将晚，抱鱼上床；
世间破事，去他个娘。

网红老树粉丝上了146万，伴着名气，事儿也杂了。各路媒体蜂拥，老树拒绝了大半。

刻意与画家这个身份保持一种疏离，按老树自己讲，不想让人把他当个画画的来掰扯。“我一个教书的，被看成画画的，也是尴尬。”

他不喜欢那些穿个对襟大褂，家里弄堆仿古家具，养盆半死不活兰草，平时喝茶弹琴摆弄石头的书画家们。“弄得自己像从坟地里刨出来的一样。这不是装吗？”

网上流传着一段老树34分钟的演讲视频，他原本已经做好了幻灯片，要分享画画与外界世界的关系。

前面几位多谈成功学，做得有多牛，老树听着烦。终于轮他上台，大步噌噌往上走。主办方想夺下他手中的矿泉水瓶，他回了句“我渴”。“我哪管那个。”演讲前的午饭，嗜辣的山东大汉吃了份上海版的桂林米粉，两碟辣椒酱搁进去，不辣，却齁咸。

冲上台，完全忘记自己要讲什么，他开始讲自己。“以前特把自己当个事儿，后来发现狗屁不是。学了十七八年，很多谎言。幸运点儿再过一个十七八年，把那些推翻掉，思考我到底是谁。把有限的时间，做喜欢的事。”

谈的是形而上的东西，但台下反应热烈。老树有些心虚：“没有我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的好。”

“事情总是不少，装作从来悠闲听风看书吃茶，任凭别人数钱。”无面长衫男，水墨勾连，远山近水，花鸟虫鱼兽，再配几句俏皮话文白杂糅诗，这是老树画画。

光头大眼，鼻直唇厚，眼袋掉到脸颊，有点儿匪气。年轻时一顿70个饺子不嫌多，穿布鞋马夹，干过不少行当，这是大学教授的老树勇。二者相遇，起于6年前，刘树勇把更深半夜里画的画发在微博上。有人赏山水，有人思淡泊，有人看玩世，有人得自在……观者各取所需，



老树的画里画外

实现大学教育理想

从事大学教书，岂敢稍有疏忽；
可是时代变了，校园一片荒芜。
老树，给自己的第一个定位，是个教书的。

北京海淀高校林立，各有所长。1997年后，财经新闻版面越来越重要，但纯学新闻的学生看不懂大盘，没有微观经济的积淀。老树和同事看准了这是自家学校孩子的优势，老树一行人到各个高校传媒学院做调研。开始重点培植财经新闻专业。

以文化传播与艺术立足的学院，并不是央财的主流专业。为了申请课题项目及项目资金，老树费尽了心思。传媒设计专业，对基础设施要求较高，7年前，刚接手系主任，他想了一夜——得要人要钱要地方！“现在在大学里做教育，无非就是为上还是为下两端。为下就是为学生嘛！我问学校要这要那，那得没私求，有私就有短。”在央财34年，老树做过副院长、系主任、教授。但副院长一职，一届过后他就请辞了。

仍有当年的学生，撰文回忆刘树勇老师。大嗓门儿，普通话里还有点儿山东方言，是个愤青，社会上看不惯的不吐不快。听到下课铃声，说声“去也！”，踹门而去。不过有一次，踹门进来上课的时候，他踹空了，一堂哄笑。

课上谈萨特，有同学噌地站起来，说老树讲得不对。“这很好。大学就该这个样子！老师不是真理，只是无数观点里的一个，关键是你自圆其说，有逻辑，合乎道理。”

他希望在自己管理的系里，实现大学教育理想——维护自由思想。“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被讨论、被怀疑、被质疑的。”

“我怀念的无非是生活里的漏洞”

打胡胡说八道，最烦装逼高雅，
画完贴上微博，任人嬉笑怒骂。

早期时，老树还看看微博评论：商业合作的，问他要画的，求他给孩子起名的，打那以后他不看了。可他依然坚持把画发到微博上，并强制自己保持一种频率。

创作需要灵感，老树出差，路边偶遇点儿不知名的野花野草，老树都站着琢磨，随身带个本儿，有想法就记下来。“文字比画画”，他的画有时拖个4、5天才配文，想不上来就睡觉吃饭，酒酣兴尽，创意就来了。随手撕块小纸头，就作出一幅“老树画画”。

他给自己的一系列画起名——乱世绘本。

画里，那个长衫无面的戴笠男子——那应该是个温情而又不严苛的时代，“不是事无巨细都被管着，我怀念的无非是生活里的漏洞。”作者老树如是说。

据《新京报》

树下定义为“近十几年来很大的沮丧”。

“既然已经是这个德行，那就过一天算一天，装作快乐的样子。喝点儿酒，喝一杯少一杯了。”说话间，刘老师翻出学生送给他的酒，揣在马甲右侧肥大的兜里。穿着黑色老布鞋，跨着大步，奔向学校东南门外正午飘香的小馆子。

“我一条腿是踏在地上的”

眼前两碗米饭，
心中一粒飞鸿。

老树管着艺术系两个专业，学生教了一茬又一茬。

毕业当口，他给学生的意见，多趋于顾及现实。“租个房子，一个月3000-4000块的房租。你来和我谈艺术？先顾你的生活吧，别扯淡！”

“眼前两碗米饭，心中一粒飞鸿。”这句话被老树念叨了不知多少遍，乃至跟了他8年的学生曾泽鲲能脱口而出。他记得老树还常说的另一句是郁达夫的“怀谦卑之心，任艰难之事”。

先把眼前两碗饭解决了，是老树一路走来过来的切身经验。画中云淡风轻，安宁和乐，但老树把画里的世界与现实分得很

清，“我一条腿是踏在地上的”。

有20年的时间，老树没正经碰过画画，他投注精力养家糊口。

80年代末女儿出生，老树瞅着喂奶粉还得配点儿白糖才喝的小家伙，发愁。一个月半斤白糖的票，一个多星期就用完了，除了问同事要，下课后老树经过地坛，拿粮票换白糖。“专门找岁数大的，有孩子能体会到难处。求人家换我半斤，结果一张票给了我两斤白糖，我当时都想给人家跪下。”

他上完课接私活做手绘，搭着脚手架爬上爬下在墙上画广告，画15块钱一张的插图，做平面设计，什么给钱做什么。

生活里打过数十年的滚，出版、设计、陶瓷、摄影、画画……干过许多个行当的老树说，别老扯诗意境远方，那都是吃饱了才遛遛食儿。

老树每晚8、9点睡觉，凌晨1、2点醒来，直至早上7点，才是他的画画的时间。几乎每周六中午1点前，都别想联系到忙人刘树勇，他要补一周的觉。

几乎所有高质量的画作，都是老树后半夜干出来的。“还真以为我每天飘着呢？我不做事，喝西北风吗？”

全球家居用品特卖
30天免费退换货



聚鲨商城
GHS.NET



扫码下载
聚鲨商城 APP

WWW.GHS.NET 4000-525-525

济南27频道

青岛28频道

烟台26频道